



广大的战线

《广大的战线》创作组集体创作

维恩 峻峰执笔





2 038 9940 6



广大的战线

《广大的战线》创作组集体创作

维恩 峻峰执笔

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一九七七年·北京

00027/28

内 容 说 明

这是一部反映金融战线斗争生活的长篇小说。

作品以新兴市人民银行一个分理处的活动为中心，生动地描写了银行职工和新老资产阶级分子尖锐复杂的斗争，有力地揭露了党内阴谋家野心家利用职权保护坏人的反革命罪行。作品以饱满的政治热情，歌颂了金融战线职工深入群众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工作作风和高贵品质。

封面、内封：陈 辉

广 大 的 战 线

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

(北京朝内大街166号)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
六 〇 三 印 刷

字数 327,000 开本 787×1092 毫米 $\frac{1}{32}$ 印张 19 $\frac{1}{2}$ 插页 2

1977年9月北京第1版 1977年9月湖北第1次印刷

书号 10019·2517

定价 1.15 元

引 子

青龙岩煤矿要革新洗煤机的消息，象长了翅膀，几天工夫，青龙岩地区就家喻户晓、人人皆知了。尤其是出现了两套革新方案，更是引起了人们的关注和议论。这几天，无论是在采煤段，还是在机关科室，也无论是在马路上，还是院落里，人们都在尽情地表达自己对这项工程的希望和要求，坦率地提出对两套方案的取舍态度。而且，这样的议论很快超出了矿工和家属们的范围，波及到各条战线、各个部门。

离煤矿不远的一条热闹的小街上，有两间普通的青砖平房，门口挂着一块白色的方牌，上面用黑漆写着：

中国人民银行新兴市分行青龙岩分理处

这里的人们也在议论这件事。

这天中午，他们刚吃过午饭，就热火朝天地呛呛起来，

“咱说话别绕弯儿，老梅，你说咱们银行究竟该不该支持工人那套方案？”说话的是一个梳着运动员发型，嘴唇上有一层浓重茸毛的二十来岁的胖姑娘，她叫周敏。

梅家旺正用火柴杆剔牙缝儿。见周敏追问他，就扔掉了火柴杆，嘴角一撇，说：

“我看咱们最好是听领导的。分行领导怎么指示，咱们就怎么干。老实讲，这件事光分行领导说话也未必算数，财贸部领导不点头也是不行的！”

周敏仍不放过梅家旺，钉着说：

“你别耍滑，谈谈你的观点！”

梅家旺把蜡白的脸板起来，说：

“你这个丫头呀，啥事总要抠出个钉铆来。跟你们说吧，现在是文化大革命，咱们的主要任务是搞革命。奉劝大家别陷进业务圈子里去。嘿，周敏非让我表表态，那我就说。我个人的观点，当然是希望矿里上冯工程师的方案，这套方案把握大！”

“把握大？贪大求洋吧！”周敏用手敲着桌子说，“工程师的脑袋里尽洋玩意儿！”

正在喝水的冯美群把杯子往桌子上一墩，翻了周敏一眼，说：

“那可不一定。工程师未必都不好，土洋结合，洋还占一份呢！”

这句话使屋里出现一点紧张气氛。

坐在周敏对面的任萍，看出周敏的话刺伤了冯美群，她知道冯美群的爱人是一个设计院的工程师，便说：

“周敏，咱们不能低估工程技术人员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作用，也应该相信绝大多数工程技术人员是愿意和工人群众相结合的。我看同志们是不是议论一下，咱们在支持矿里这项革新当中，将会遇到哪些障碍。晓旭，你说呢？”

江晓旭在认真地听同志们争论。她是个很精明的姑娘，微黑的圆脸透着红晕，两只圆圆的眼睛闪着灵秀的光辉，可有时那目光也会突然变得冷峻起来。她是高中毕业后走上工作岗位的。学生时代，她的性格很温柔，极少讲话，也很少参加校外活动，每天只是跟书本交朋友。爸爸常批评她是个“书呆子”。但是，人的性格在特定的环境中是可以改变的。她到银行不久，就开始了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，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罪行，激起了她满腔仇恨，她和全行革命群众一起，奋起投入了这场伟大的斗争。战斗的烈火锤炼了她的性格，她成了文化大革命的积极分子，讲起话来有声有色，有理有据，充满战斗的激情，同志们把“小钢炮”的称号奖给了她。

斗、批、改以来，市人民银行革命委员会，根据全市各工矿、企业生产发展的需要，对办事机构重新进行了合理的布局，增设了一些分理处。在酝酿青龙岩分理处副主任的时候，核心小组原打算让任萍担任。但任萍说，她是共产党员，不当副主任也要发挥先锋模范作用。她推荐江晓旭当副主任，理由是江晓旭政治上要求进步，业务上精明强干，有魄力，有干劲，是要求入党的积极分子。最近，党支部准备发展她入党，这样可以让她挑挑重担，多受些锻炼和考验。核心小组采纳了任萍的意见。江晓旭知道组织上信任她，培养她，决心不辜负组织上的期望。她向核心小组做了保证：纵然担子千斤重，也要跑步向前进！

最近，青龙岩矿要革新洗煤机，她和同志们的心情一

样，决心为发展煤炭生产，为矿里这项工程出把力。她听着同志们的争论，感到有必要通过争论，把这项工作中的路线是非搞清楚，这对今后工作，大有好处。她一边听，一边回忆着几天来和主任李志清交谈的情景，觉得今后工作中将要遇到的最大障碍，还是修正主义路线在银行的影响。她听到任萍引导同志们往这上说，便答道：

“任萍提的问题很重要，我觉得在这项工作中，最大的障碍是修正主义路线的干扰，具体说，还是无底洞观点的流毒！”

周敏一听，巴掌拍得山响：

“对对！还得深批无底洞观点，肃清侯颀的流毒！”

梅家旺象是挨了一锥子，腾地站起来，显得很生气的样子，说：

“你这个愣丫头，嘴上咋没个站岗的？我比你多吃了几斤咸盐，得提醒你，人家侯颀同志现在是市革委会财贸部副部长呵！”

周敏哈哈大笑起来：

“肃流毒还管官儿大小哇？”

梅家旺眼前浮现出侯颀拍着他的肩膀，向他微笑的情景来，顿时摆出了辩论的架式：

“什么流毒？我看这个结论下得还早点儿！人家侯颀是执行正确路线的，不然能被省里的领导选中？能从原来的晶水河办事处副主任一下子提到财贸部副部长？”

任萍严肃地说：

“谁是执行正确路线的，要通过斗争的实践来检验。但是侯覲同志以前在洗煤机问题上的错误，却是抹不掉的。他提出的无底洞观点肯定是错误的，在人们思想上也确实还有影响。我们应当继续批判。”

梅家旺急猴似的叫喊：

“无底洞这个名词出自侯部长之口，这不假，可你们硬说是错误的，有啥根据？”

任萍说：

“无底洞是怎么回事，同志们都清楚，它是刘少奇修正主义路线的产物，是‘管卡压’、‘关停并转’这条黑藤上结出的毒瓜。六二年的时候，矿里工人提出革新洗煤机，矿里的某些负责人不支持，硬要搞一套洋的。结果，国家花了大量的钱，还是没有搞成。这个损失，是修正主义路线造成的。可侯覲同志却说洗煤机本身是个无底洞，并以此为借口，收回了矿里的全部贷款。这显然是错误的，这都是事实嘛！我们现在继续批判这种观点，并不是针对侯覲同志，而是要彻底肃清修正主义路线的流毒。至于你刚才奉劝大家不要陷到业务圈子里去，这话乍听象是有理，其实不对。我们应当在正确路线指引下，把业务工作搞好！”

梅家旺眼皮一翻，说：

“这话可不是我说的！哼哼。”

周敏顶他：

“哟，还有点来头哪！”

“照这嗑儿往下唠吧。”梅家旺翻了周敏一眼，傲慢地说。

江晓旭觉得梅家旺的话很刺耳，有心问问他是从哪贩来的，又感到问也是白搭，梅家旺是不会讲实话的。就说：

“不管你有什么来头，这话也是错的。它动摇不了我们支持矿里搞革新的决心，动摇不了我们批判无底洞观点的决心。无底洞观点的实质是不相信工人群众。因此，我们一定要把这种观点批透、批臭！真心实意地、满腔热情地支持工人师傅提出的方案。如果有的人以为自己职务高了，利用手中的权力换个招牌，就可以继续推行修正主义路线，咱们就要和他斗争！”

听到这番尖锐、犀利的话，梅家旺急皮赖脸地说：“谁不相信群众啦？但是我更相信领导。咱们就是费上两碗唾沫，也不如侯部长一句话。哼！”说完，他傲里傲气地绕出柜台，站到门口抽烟去了。

周敏气得把拳头一挥说：“甭拿侯颀吓唬人！谁还不知侯颀是什么人。要搞修正主义，咱就造他的反！”

人们议论得正欢，就听梅家旺指着门外，扯着嗓门说：

“喂，别瞎呛呛了，你们看，谁来了！”

梅家旺话音未落，来人已推门走进营业室。他叫章则中，是市人民银行党的核心小组成员、革委会副主任。他胖胖的，不到五十岁的年纪就已经拔顶了，显示出常年从事脑力劳动的人的特征，看上去，比实际年龄要苍老些。他在门口听到人们七嘴八舌地议论，进屋就问：

“你们在呛呛什么呢？”

“我们在议论要进一步肃清无底洞观点的影响。”

章则中脸上的笑容，象被风吹走一样，立刻消失了，随之铺上了一层灰云。但是，他没多说什么，只问了一句李志强干啥去了，就转身进了里屋。

里屋是外勤办公室。靠墙摆着一张办公桌，上面放着暖瓶。与桌子相对的是张铺盖整洁的木板床，这是警卫夜间休息用的。

章则中靠墙坐下来，紧皱着眉头，闷闷地想着心事。

上午，市革委会财贸部副部长侯觐把他找去，问他银行是不是又要支持青龙岩矿革新洗煤机。他说，核心小组讨论过，决心积极支持矿里革新洗煤机，并准备支持工人的方案。侯觐一听，极为不满。说银行核心小组现在不抓大事，不抓运动，“业务挂帅”开始抬头。接着又吹胡子瞪眼地训了章则中一通。说他右倾，不敢坚持原则。侯觐明确告诉章则中，现在不是搞生产的时候，当前的首要任务是搞运动，搞斗批改。生产如何搞，现在还不清楚，等以后再说。如果谁再埋头生产，他就是拿生产压革命，就是搞唯生产力论，他就是走资派，就要打倒。他说得意忘形，一看章则中惊诧的神色，马上又换了一副面孔，满脸堆笑，十分亲热地对章则中说，如果银行实在要支持矿里搞，那就劝他们上工程师的方案，国家什么时候投资什么时候算。他警告章则中，过去你对错误路线紧追紧赶，现在路线正确了，对上级领导，要紧跟，理解的要执行，不理解也要执行，不然就是态度问题。并吓唬他说，他已经够上个走资派了，要不是他侯觐保驾，别说结合，走资派的帽子早戴上了。最后又给

他鼓劲，说出了问题他侯颀兜着。章则中离开财贸部时，心情有点茫然。文化大革命以来，群众批判了他过去执行的修正主义路线，使他深受教育，决心改造世界观，紧跟毛主席继续革命。但有时他总觉得在有些问题上还跟不上形势，比如侯颀说当前重点是搞文化大革命，生产等以后再说。搞文化大革命是对的，可生产要等以后再说？那什么时候是“以后”呢？七亿人民吃饭穿衣等以后再说行不行？但他一想到侯颀对他的警告，就心里发颤。谁不知道人家侯颀上头有线，最了解中央精神呢。唉！也许是自己学习得不好，思想跟不上形势，那就只好先照领导意见干吧！他还有一种担心，侯颀过去是自己的下级，如果现在对他稍有不尊重，可能就会有人说自己对新干部态度有问题，那就是大问题了。他决定先说服李志清，然后再说服核心小组其他同志，照侯颀的意见办，即使将来出了问题，也好交待。可他万万没想到，刚迈进分理处门槛，就被浇了一头冷水。他从同志们那样一句话里，已经感到即将要和李志清进行的谈话该是怎样的困难了，他担心侯副部长的指示要受到李志清的抵制。

从青龙岩矿的马路上，推过来一辆手推车，车上装着生满锈迹、沾着泥土的铸铁水管，看得出这些水管是从哪个水沟里刚挖出来的。

推车的有三个人。居中的一个，穿着一套洗得发白的军装，卷着裤脚，鞋上、裤子上溅了许多泥点子。他是个三

十来岁的年青人，高高的个子，有着一副运动员的健美体型，四方脸的棱角异常分明，富有一种雕塑感，两抹匀称的大刀眉向两鬓伸去，深邃的眼睛闪着锐利的光芒。

车快到分理处门口时，推车的另一个老工人对这个青年人说：

“到你们家了，快回去吧。你呀，进了矿里总要抓挠着干点活儿，看弄得你这身泥点子！”

这个青年人笑了笑，松开了车把，看着车子渐渐远去，才转身进了青龙岩分理处。

他就是市分行党的核心小组成员、革委会委员、青龙岩分理处主任李志清。

他这是刚从矿里开完工人座谈会回来。自从矿里提出要革新洗煤机以来，这样的座谈会，他已经参加多次了。通过多次调查研究，他对矿里革新洗煤机的安排、洗煤机的情况、两套方案的优缺点和来龙去脉，有了比较全面的了解。青龙岩矿的洗煤机都是三十年代的产品，比较陈旧，生产效率很低，经常出故障，使分选最后剩下来的煤泥里含有相当数量的精煤粉，造成浪费。而选出的精煤，却灰分过高。按国家标准，精煤的灰分不得超过百分之六，而现在有时竟达到百分之六点五，这样就影响了精煤质量。因此，这些洗煤机已不适应当前生产发展的需要。所以矿革委会决定对洗煤机进行改造。但究竟怎么改造好，出现了两个方案，争论挺大。以共产党员、老工人严老松为首的一些工人和技术人员，提出在现有的基础上进行改造，好处是工期短，收效

快，不用停产，节省资金；负责矿建的冯工程师提出的方案是推倒重来，据说优点是比较正规，接近先进水平，虽然投资多，但从长远利益看，还是合得来的。矿革委会把两套方案都交给了群众，让大家充分讨论。为了保证方案一确定就能施工，矿里已经先从外地订购了象减速机等一些主要设备。李志清和信贷员关绍亭、郭宪文通过多次召开老工人、工程技术人员座谈会，初步弄清了冯工程师的方案是向国家要投资，而且搞得洋了些，很难实施；工人的方案比较可行，这个方案的突出特点是依靠群众，发扬“自力更生，艰苦奋斗”的革命精神，但也需要一定数量的资金。目前矿里的资金比较紧，需要银行给一部分贷款。李志清把这些情况，向市行党的核心小组作了汇报。核心小组十分重视，让青龙岩分理处把支持这项工程当做一项政治任务来抓，要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，支持矿里多快好省地把洗煤机革新成功。关于如何解决贷款问题，核心小组让李志清发动群众讨论，和信贷科共同研究出办法来。李志清按照核心小组的指示精神，很快研究出了办法。矿里的更新改造资金已用于生产，银行可以给部分材料贷款，补充矿里的生产资金，使矿里能把更新改造资金腾出来，用于革新洗煤机。前天，李志清已经把这个办法提交给核心小组，进行了讨论，基本上同意这个意见，只是还没有最后定下来。

他回到分理处，江晓旭用手朝里屋一指，他就走了进去。

章则中看见李志清，脸上又露出了笑容：

“志清，你可回来了。怎么样，矿里的方案定了吗？”

李志清坐在床上，回答说：

“正在研究，过几天就能定了。”

“噢，那太好了！还来得及！”章则中听说矿里还没有最后决定，心里踏实了些，觉得还有和李志清进行商量的余地。他从兜里掏出工作手册，刚要讲侯颀的指示，心里又打了个沉。他对侯颀的话并没有全弄明白，觉得对李志清也讲不透，便从中挑出“干货”来，“刚才侯颀同志特意把我找去，问咱们银行对矿里革新工程是什么态度。我把两种态度都讲了。他做了些指示，要求咱们认真考虑。”

李志清说：

“那好哇，看来侯颀同志对这项工程一直是很关心哪！”

“是啊！”章则中观察了李志清的脸色，他看到的是坦然的微笑和悉心听人讲话的神情，就说，“侯副部长的意见是，当前各条战线的首要任务是抓运动，生产的问题，有许多事情还搞不清，因此不要操之过急，免得再犯刘少奇修正主义路线那样的错误。”

听了这些话，李志清没有立即做出回答。但章则中敏感地看到李志清脸上的笑容不见了。

李志清沉思了一会儿，庄重地问章则中：

“这是侯颀同志个人的看法，还是部里领导的意见？”

章则中听出李志清的口气有些严厉，他追忆着侯颀与他谈话时的情景，说：

“听口气，是侯副部长个人的意思。当时我看出来了，他真动感情了。”

李志清用坚定的口吻说：

“老章，他这些意见是错误的。毛主席反复教导我们要‘抓革命，促生产，促工作，促战备’，这是很明确的嘛！怎么能把革命和生产对立起来呢？先抓运动，等运动结束了再抓生产，这不符合毛主席的思想。至于生产上有些路线问题还没有搞清，这不可怕，我们就是要通过革命大批判，搞清路线是非，推动革命和生产的发展。”

章则中有点为难了。他用工作手册轻轻地，一下紧似一下地敲着桌子，低着头沉吟着。李志清讲的也有道理，生产工作总是应该搞的么！可侯觐说的也不能不认真考虑，弄不好再走到刘少奇那条路线上去，岂不要犯新错误。犹豫再三，他又说：

“他是部里的领导，说话我们总不能不听呀？”

李志清诚恳地说：

“老章，上级的指示对，我们要认真执行。但对错误的领导不能不加分析地跟着跑。他不让我们支持矿里搞革新、发展生产，那是办不到的。”

章则中见李志清态度这样坚决，知道不好再深谈，可还是说出了自己的担心：

“和部里搞僵了，不太好吧？”

“把路线分清，心情舒畅了，是不会出现僵局的。”李志清亲切地对章则中说，“您的资历比我长，经验比我多，打您参加革命那天起，不就是搞斗争吗？”

章则中没有说话。

李志清又说：

“您看这样好不，把侯颀同志的意见拿到核心小组去讨论，听听大家的意见。走，咱们先听听群众的声音。”

章则中心里明白，到了核心小组，自己的意见肯定被否决。他又想到侯颀的批评，觉得事情不会就这样结束。这场戏是刚开场，难唱的曲儿还在后头哪！

他无力地站了起来。

他俩刚走进营业室，忽听窗外响起喧天的锣鼓声，原来是一队队工人，敲锣打鼓地往矿革委会送要求参加革新洗煤机的决心书。

江晓旭等人“忽拉”一下走出柜台，拥着李志清、章则中到街上去看热闹。

唯独梅家旺没有立即出去，他手里拿着当天的报纸，往旁边的老会计吴守融的座位上挪了挪。他那晦涩里透着阴冷的目光，迅速朝门外一瞥，又迅速收回来，借着柜台的遮掩，疾速地把吴守融的铁丝筐打开，把里面的一件东西拿出来，夹在那张报纸里。而当他的头从柜台后面抬起来时，马上换了脸谱，就象伏天的云彩变得那样快。由于紧张而僵硬的脸皮松弛了，嘴角又浮现出常见的笑纹，晦涩、阴冷的目光消失了，细眯眯地含着笑意。他把报纸放进自己的抽屉里，紧走几步，赶上动作较慢的冯美群，走出门去。

这一切只是发生在短暂的一瞬间。当人们重新回到座位上议论李志清、章则中提出的问题时，梅家旺的心还在急速地跳着。

第一章

青龙岩矿是个大型露天煤矿。狭长的矿坑里轻烟缭绕，一眼望去，象是一个烟波浩渺的人工湖。选煤厂就座落在“湖边”的南山坡上。山坡北侧，有一条小路，顺小路往下走，有一片开阔的洼地，是选煤厂的煤泥池所在地。

煤泥池是个长方形的深坑，周围几百米，深十几米，池子的一头有个入水口。由选煤厂洗煤机上冲下来的洗煤水带着煤粉和泥土，经过管道源源不断地从入水口流到池子里，等到池子里放满水时，就把入水口关闭，让煤粉沉淀后，再用抽水机把水排出去，剩下的便是油黑的煤泥了。这片洼地上，有十几个这样的洗煤池，经常储存着十几万吨煤泥。

这十几个煤泥池是循环作业的，这几个放水，那几个沉淀，另外几个便可以往外挖煤泥了。所以，一年到头，天天可以从煤泥池里取出煤泥。

现在，中间的几个煤泥池，就正在挖煤泥。

池边上，停着一排排等候装煤泥的汽车，一个拿着红